

# 新聞教育四十年 (下)

黃天鵬

## 來台後的新聞教育

民國十七年，我應杭州新聞記者公會新聞講習會邀，主講現代新聞學開始，到七七抗戰，這第一個十年間，是中國新聞教育極盛時期，從遷都重慶到勝利還都，這第二個十年間，是新聞教育流徙播遷時期。戰後復員，在炮火中，弦歌不輟，新聞教育界的災難酸辛，和堅忍不屈的精神，實在可歌可泣。現在敘述後二十年間，從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臺到民國五十八年，第三第四個十年，這二十年是中國新聞教育的復興時期，新聞系之外又增新聞研究所及大眾傳播組，新聞系畢業生可深造，獲得新聞碩士，在新聞教育史上是一大進步。

三十八年首都淪陷，政府播遷廣州、重慶、台北，新聞教育在復員中，又受到共匪的摧殘，各大學或專科大都停頓或播遷，新聞教育已陷中斷。先總統蔣公在臺復行視事後，自由中國的新聞事業，又轉向榮，我與新聞教育工作者又研究如何重新重整勝業。最近二十多年來，本省各大專新聞教育實施，我都參與。各校的校史、設

施、教學、成績以及發展計劃，「中華民國新聞年鑑」新聞教育篇，均有簡明的敘述。專門著作有鄭貞銘的「中國大學新聞教育之研究」（嘉新研究論文）不想贅說，只談參加教學的觀感和一些卑諸無甚高論的建議。

四十年代自由中國在民主自由的環境，新聞教育的工作者為應千萬萬大陸撤退來的青年的需要，首先是新聞函授及新聞補習班的興起，不久，台北市編輯人協會成立，倡辦新聞教育列為重要的決議，并向國立台灣大學錢校長提出台灣大學創立新聞學系建議書，列舉開辦新聞學系的重要，理由一是為台灣造就新聞人才，二為大陸造就復員新聞人才，三為滿足青年學生的要求，可惜校方關於經費設備教授諸問題，顧慮太多，終於擱置。

政校新聞專修科出身的張步雲君，曾在南京創辦中華新聞學校，擬在台復校，數來就商於予請擔任董事長，正計劃開中國及中華新聞函授學校先後開辦，尤其政工幹校正式開辦了新聞科，遂作罷，予為中國函授編新聞學外，又特開「校警學」一門。接着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主辦新聞

講習班，以灌輸一般新學知識為主，英文中國郵報附設英文新聞講習班，以訓練英文新聞寫作人才。但正規新聞教育應從四十一年政工幹校新聞科開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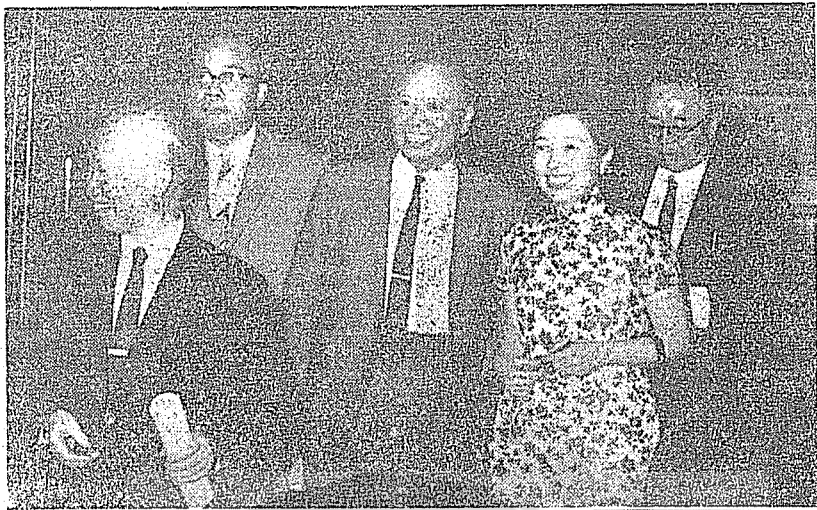
## 軍事新聞教育發展

在新聞教育中，軍事新聞教育是較後起的，從重慶復興關的短期訓練到台北復興崗的正式教育，不過三十多年的歷史，在這大陸沉淪，共匪正焚書坑儒，消滅民族文化的時候，有歷史價值史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實在很重要，今日的新聞，就是明日的史料。回顧民國廿八年中央訓練團新聞研究班，由軍委會政治部，軍事新聞教育的開始，經過渝郊陳家橋的軍中文化工作人員訓練班新聞系，到南京新聞局砲標新聞研究班，都是短期新聞訓練，到了台北後為準備反攻大陸，部隊政治工作需要大部優秀新聞工作幹部，才演變為正式的新聞教育。

民國四十年七月國防部核准開辦政工幹部學校，九月開始招生，在業科班四百人中，分新聞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和體育五組中，志願入新聞

組攻讀人數達一大半，在二百人以上，學校設新聞組目的在培養篤信三民主義的革命政工幹部，為文化戰線的尖兵。

幹校新聞系為在台新聞教育的開拓者，在名稱上最初是新聞組，繼改稱為新聞科，最後是新



軍事新聞教育創辦人故陳副總統（左）與本文作者黃天鵬教授（左二）谷正綱先生及谷夫人合影。

聞系，學制由一年半延長為二年，後來改為四年制和大學新聞系完全一樣，早期畢業的也返校補修。

我在幹校一開始就任課，從舊式馬房上課到西式的新聞館，初期幾班同學，師生都生活在一起，我曾一度赴校途中翻車，但一平復照常上課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才退休，校名更改，人事滄桑，第一期的同學祝振華君已接任主任。在教教育有三特色，即：（一）文武合一（二）做學合一（三）學用合一，這些特色是將軍事學科與一般學科分開，生活方面也仿照美國西點軍校辦法，採用自治制度，養成學生自治能力。畢業由國防部頒給少尉軍官官階外，并由教育部授予文學士學位，歷年畢業學生在軍中文化宣傳工作均有相當的成就，散諸社會各階層如外交、如電視等也有燦爛的表現。

我從事新聞教育，從民國十七年杭州新聞記者公會新聞講習班開始，到民六十三年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幹部新聞講習班（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亞洲工會勞工學院主辦）止，已四十多年，此次未及講畢出國，介祝主任接講我的課，新聞教育是接力賽，展望前程，一片光明遠景。

### 附錄：軍事教育的特殊任務

軍事新聞教育從開始到現在，我一直參加行列，可說是一個老兵了。在教育史來講，軍教又分三個時期，在重慶抗日時期是供給軍中精神食糧，發揮紙彈殲敵的力量。在勝利後南京復員時期，是兼負民報的任務，發揚軍民合作的成果。

在臺灣反共抗俄時期，在培植反共抗俄的新力量，對敵宣傳戰在完成革命第三期的任務，每一時期都有它特殊的使命，在施教上自有特殊的中心，就現在的教學和設備來說，我建議三點意見：

一、延長訓練時期或改新制：現專科計二年，除了軍訓，在學只有一年半，實在不夠，專業訓練時間要加長，假使能改大學制，和大學新聞系的課程一樣，必能有更大的成就。（編者按：已改大學制）

二、教學實習兼重或設專館：新聞專業注重經驗，教學之外，應注重練習，附設小型報社或通訊社，可以供學生實習，「在校造車，出校合轍」，倘能造一新聞館，以實施教學並重，於學業上必可建一新里程碑。

三、開拓服務範圍擴大影響：本校同學結業後分發部隊工作，在反攻大陸前，似可開拓服務範圍，凡分發服務相當時間後，有相當機緣，可准轉入其他新聞單位服務，以擴大其作業影響，反攻號角一起，仍又應召回單位工作。（新聞館已成立，畢業生服務期滿擴大服務範圍。在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座談會議）

### 政大恢復新聞系所

民國四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，教育部鑒於新聞人才的需要，和政大具有新聞教育的歷史，特於教育、政治、外交三研究所外，設立新聞研究所，由曾虛白教授主持。為國內研究新聞學的最高學府，以培養理論與實際並重的高級新聞人才，經多年的努力，對研究制度的改進，

圖書設備之擴充，已是相當的規模。

四十四年政大大學部恢復，先設教育、政治、外交、新聞、邊政五系，新聞系主任初由曾虛白兼任，旋聘謝然之繼任，以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為目的，積極擴充設備，建立實習制度，擬定長期發展計劃，預定五年內符合國際新聞教育水準，初隸法學院，繼隸文學院。

政校曾數度舉行教育座談，研討改善教學及課程，近年課程頗多進步，於原有新聞課程外增加廣播電視課目。實行分組教學，按專門部門分組，計分編採、廣播電視、廣告與公眾關係及英文新聞四組，具設政治法律經濟等副科。課程力求與實際需要配合，以求學以致用。

我曾在重慶南溫泉政校大學部授課，也兼教新聞專科，到台後四十四年復校三度任教，又任碩士考試委員。政校出身人才以第八、九期最多，在新聞外交，均有成就，在台北任報社正副社長的就有數人，在大眾傳播方面更有光輝特出的績效。政大新聞所系，已成亞洲最具規模之新聞學府，以方歐美也不多讓。

### 附錄：新聞教育應有中心的體系

本人是中國新聞教育初期的最早學生，早年從事新聞各部門的工作很久，中年後雖然擔任黨政軍工作和服務中央民意機關，但仍兼各大專的新聞課程，可說是一生生活在新聞專業範疇內，我對這一行有深切的感覺和無限的依戀。

一、課程部份：在本校（政大）來說，我是一個票友，在南京曾作專題講演，在重慶曾講「

報館組織與管理」，在台北曾講「新聞文學」，對每一期的課程和教學制度，要找個教學標準很不容易，但在教學計劃和教材編撰上我建議應該有一中心體系，第一是中國語文的基礎和史學知識的修養，第二是國際新的知識和中外新聞取捨的比較準則，第三是新聞倫理的觀念和寫作新聞的道德責任。

現行的課程大致不差，但講授的內容，却要貫串配合，例如新聞採訪、新聞編輯、新聞寫作、新聞評論以及新聞文學都容易重複或脫節，要有貫串的整套。

二、新聞系發展計劃：在設備方面應寬籌經費，在制度方面應逐漸建立，在師資方面似是由來已久的老問題。記得民國十九年，我初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，那時自知學識經驗都不够，一再辭謝，但校中師資缺乏，不得不濫竽充數。第二年學校增設新聞館，我兼任籌備，曾有具體的計劃和建議，前幾年在「報學」曾寫過「中國新聞教育廿五年的回顧」，附有新聞館設置和新聞系課程，也許可供參考。新聞系應和新聞機關合作交換人才辦法，即報館優秀幹部可送學校深造，高級職員在校兼課，校方教授可在報館推行理想，學生可在報館實習留用，使教用合一，以解決師資的困難。（國際方面也應交換教授）現在從事學術研究人才，倘能改善其環境，使能專心教學，自是一辦法。

三、學術研究計劃：自應與新聞傳播機構合作，過去滬江大學與時事新報合作，培養專業人才，相當成功。燕大與全國著名報館合作，也有

成績。如何促進新聞專業人員的專業知識，重視學術研究，技術訓練，鼓勵專業精神，崇尚學術的風氣，都值得以一種運動來進行。從世界新聞發展史來看，也是現階段迫切的需要。（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教育座談會講）

### 世界新專擴大科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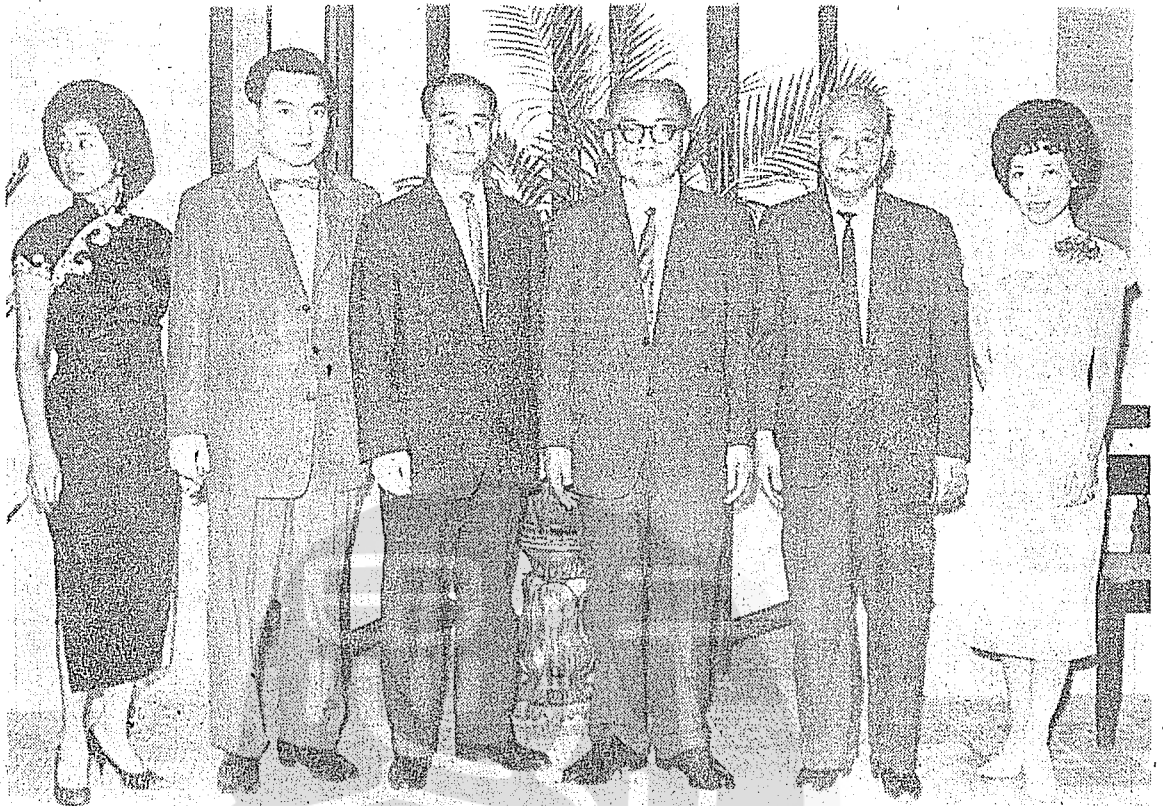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四年新聞文化界人士籌備世界新聞職業學校，翌年成立，推成舍我為董事長兼校長，設高級報業管理科一班，陸續擴充，四十八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，以德智兼備，手腦并用為教訓，講授新聞及有關學科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，分三年制及五年制兩種，分報業行政、編輯採訪、報業印刷、圖書資料及廣播電視等五組，附設有實習工廠及世新電台。

在台自由中國新聞教育的復興，由新聞系以至大眾傳播，由日間部以至夜間部，一片蓬勃氣象。世新的單獨設立，即其一例，原因不外：

- 一、台灣一般教育發達，專科教育跟着成長。
- 二、新聞專門課程外擴大大眾傳播項目。
- 三、社會專業發達，需要專門人才日廣。
- 四、大學新聞系組之外，一般學校亦續擴設（例如師大社會教育組的新聞科，國立藝專的廣播電視科等）

我曾應世新之邀，主講新聞專業史，此為必修課程，多班合講，在大禮堂用擴音講，頗費力，近年已改小班制，設備也日益完備。

附錄：建設中國新聞學術的基本理論



本文作者(右中)早年應邀訪問越南講學與韓國駐越大使(左中)及越南孔學會  
黃會長(右二)等合影

成校長要  
我講點教學經驗和對本校教育提供意見。我想本校是新聞教育專門的學府，對於中國新聞教育負有建設的重任，中國新聞教育雖有六十多年的歷史，但教育思想和方法，總受外來尤其德日英美的影響，第二次大戰後，美國影響尤深，美國新聞教育那一套，科學設備方面，理論方面在中國不一定可用。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套新教育。我提出三點淺見：

第一要有系統的一套理論(教材)：

我國正式新聞教育從民國七年開始，但各大學的教材，並不齊備，新聞學的著述，質量都很少，教授們專任的不多，有的備有講義或講授大綱，有的就用現成的書本，不管它是否適用，有無重複，對付了事。本校應編有整套教材，從新聞學總論以至編輯、採訪、寫作等等；從報業企業經營，以至廣告、發行、印刷等等，從有關學科如新聞倫理、新聞資料、新聞速記等等。現在新聞範疇又擴充到大眾傳播，如廣播、如電視、如電影紀錄片等等。有了一整套教材，才能造就新聞的全才。

第二、要有完整的圖書設備：本校復校不久，圖書尚待充實，我在教課指出若干參考書，並不齊備，戰前復旦大學設立新聞研究室，托東京三省堂搜集世界新聞書刊，全部不過二千多種，不過五千多美金，現在當然不只此數。搜集或交換並不困難。本校校訓是「智德兼備，手腦並用」，為使益智，為使補腦，都急需從充實新聞圖書做起。

第三、是倡導研究學術的風氣：校長在報界向以實幹苦幹成功，創辦獨立自立的民營報業著稱，現以同樣的奮鬥精神，筆路藍縷來辦「世新」，為自由中國新聞教育開拓新的風氣，學校在技術(實習)訓練斐然可觀，但研究學術的風氣，仍應倡導，辦好新聞教育，不但要有教學實習完美的設備，豐富的新聞圖書，以至各國的報紙雜誌，更要有「一羣良師益友在研究學術的氣氛中，造就更多的優秀人才，成為反攻復國的新聞尖兵。」

還有一點我們對匪報要研究，知己知彼，才

能百戰百勝，匪報那套簡筆字，專門人才要進一步研討，才能在光復初期完成任務。（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會講）

### 師大社教系新聞班

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於四十四年師院改制為師大時設立，社教系第二年起分組，授予專業課程，使學生各有專長，新聞組注重新聞事業之經營與改進，在社教整個計劃中為重要的一環，即透過新聞教育訓練社教專才，以大眾傳播為社會媒介，達成改造社會之任務。

師大僑教館另設有華僑新聞專修科，與僑委會合辦，調訓海外從事僑教及新聞工作人員，為短時期的訓練，曾辦二期，結訓學生返僑居地對僑教及新聞工作，都有很大的領導作用。我在西貢參加越南新報新聞記者研究班，泰國合文出席黨務座談，馬來西亞檳城報社參觀中，都接談在台受訓學員，各在崗位上有所自效，為僑社所重。

### 附錄：我們要負起宣揚國策撫慰僑胞的責任

本校（師大）與僑委會合辦華僑新聞教育專修科，學生都從海外僑報調訓（為期僅一年）雖然結業後仍可轉入大學社教系新聞組繼續進修。但在這一年專科中我直覺的有三項意見，可供參考：

一、是海外言論要配合國策：在海外辦報和國內不同，每個僑居地的政府對於外僑報紙都有一套限制辦法，我們要配合國策，善為應付這個

特殊局面，達成宣揚國情，撫慰僑胞的任務。

二、是新聞報導注意僑情：僑報的讀者僑胞，言論記載要注意僑情，和僑眷家鄉的消息，對於國內政情要有系統的通訊，以滿足其眷戀祖國的心情。若干資料，不妨取材台灣報紙，以適應當地的需要。共匪的暴政和滲透陰謀，也要使多了解，以加強反共復國的信心和力量。

三、是負起教育下代責任：近來各僑居地多禁讀中文，能够讀中文報的，恐怕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我們怎樣附刊兒童版，使下一代的小僑胞，能够由看報認字，負起報紙教育的責任，這個問題很重要，值得我們全力研究，國語日報是張很好的模範本，在國外應就當地僑情來辦。（在師範大學華僑新聞專修科講）

### 文化學院設所建庫

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創辦較遲，但在謝然之、鄭貞銘兩主任先後主持下，也最活躍，五十二年八月成立新聞系，日間部四年制，五十四年又設夜間部五年制，注重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的薰陶，強調生活即教育，特重新聞道德的砥礪，揭發社會科學與新聞專長的訓練。大眾傳播組成立，課程較廣，學生人數日多，系中實習刊物及社會活動不少，於學生寫作及社會經驗，頗有裨益。

鄭主任係政大新聞研究碩士，他提碩士論文時，我擔任考試委員，適三日奉命出國訪問，曾先就論文「中國大學新聞教育的研究」提示審查意見，並留下書面口試，他對新聞教育既有研究，最初擔任新聞系的執行秘書，與學生生活在

一起，在教育上是新的考驗。我返國後曾在院主講中國報業史，學生於專業課程外，國文基礎不錯，也有外籍學生，是新聞系的一特點。系中設有陳布雷新聞研究所及顯光文庫為一特色。

### 附錄：建設顯光文庫為世界新聞文庫

今天中華學術院顯光堂開幕，並將董先生生前藏書設立顯光文庫，在新聞教育史上是空前的盛舉。董先生一生盡瘁新聞事業，是現代新聞記者的模範。張院長要我講話，我想董先生在新聞界外交界的卓越成就，講的人很多，現在補充說的是董先生在新聞教育方面的貢獻。我在本校講授「中國報業史」時，曾補充二次課外教材，一是「弘揚中國文化應建立史統」，一是「中華民國新聞事業六十年」，在六十年的新聞教育中，董先生是拓荒者，新聞學人常說：英文NEWS是EAST，南SOUTH，西WEST，北NORTH四個字首組成的，我仿其意，以六十年來四個政治中心來貫串，北京、南京、重慶（西），臺北（東），這六十年來，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，在新聞教育一章內董先生言教身教都有深遠的造就和垂範。

民國元年全國報業俱進會提議設「報業學堂」，新聞教育一詞初現曙光，董先生方自美國學習新聞學歸來，這說明新聞學已成為專門科學，對中國新聞界是種開風氣的啟示，商務印書館編譯的第一本新聞學（光緒二十九年版）後，民國二年廣學會又刊行「實用新聞學」，到了民國七年北京大學才開設新聞學課程，為新聞教育的嚆

矢。以後各大家的新聞系如聖約翰、燕京等，主持人和教授們，多半為董先生的老友，當然他的教育主張和見解，也有若干的影響力。

民國二十年時事新報與滬江大學合作設立新聞科，名義是張竹平先生主持，我負責實際的責任，四社聯營的董顯光、潘公弼、汪英賓、曾虛白諸先生都任教席，劉校長湛恩很尊重董先生的意見，課程的安排、教授的方法，以及實習工作，採納董先生的建議。

民國三十二年中央宣傳部為造就新聞高級幹部，培養國際宣傳人才，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，在中央政治學校設立新聞學院，為我國第一所研究新聞學的高級學府，即以宣傳部董副部長為院長，曾虛白先生副之，辦理二期部份畢業生送至哥倫比亞大學深造，此批高級宣傳人才，派駐世界各地駐在使館服務，有的辦理獨立報企業，都有所貢獻，不必贅述。

民國卅八年政府撤退來臺，董先生先後任中國廣播公司、中央日報董事長，也至各大學新聞系講話，董先生桃李滿天下，學生們在新聞、外交各方面，都有相當的成就。今天紀念董先生設「顯光文庫」實有重大意義。我們要搜羅世界新聞書籍雜誌，以及有關研究大眾傳播資料，使顯光文庫成爲世界最完備最充實的新聞學術專庫。這對新聞教育來說是更造就了學術人才，使董先生的光，普照世界，與日月同其燦爛。（在中國文化學院顯光堂講）

## 海外新聞研究工作

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奉命訪問東南亞途中，過西貢小留，很高興有機會參加海外新聞記者研究班，爲海外新聞教育貢獻一點意見。當時越南新報爲加強新聞事業的動力，增進新聞記者新技能，特於是年六月廿五日假座西貢同慶樓舉行新聞記者研究班始業式，由社長潘文遠主持，到研究學員卅餘人新聞界人士二十多人，中外貴賓多人，濟濟一堂，爲新聞教育界一大盛舉，我以僑委會顧問和鄧幫辦飛鴻應邀參加。潘社長指出該社此次創辦新聞記者研究班爲新聞界研討改進社務，也爲有志新聞青年擴大教育機會。於介紹來賓中，以我係新聞記者出身，倡導新聞教育最早，特請爲主講人，講話據該報所記（此記者曾在台參加師大新聞班受訓），講詞附錄如次。

### 附錄：海外新聞從業員的時代任務

今天有機會參加越南新報主辦「新聞記者研究班」首屆始業禮，非常榮幸。我是新聞記者出身的民意代表，輿論（記者）和議會（議員）是民主政治的兩大柱石，我很樂意提供幾點意見，以供諸位先生參考：

幾年前臺北新聞記者公會曾開辦新聞記者講習班，也要我講幾句話，我以古代史家的「四識」來勉勵現代的記者，因爲今日的新聞，就是明日的歷史。新聞記者就是古代的史官，所以要有史家的「四識」。什麼是「四識」呢？就是「史才」「史學」「史識」「史德」，以現代術語來說，做一個優秀新聞記者：一、要有天賦的才情，下筆千言，文不加點，倚馬可待。二、要有廣博的學問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通。三、

要有高瞻的見識，慎思明辨，見解正確，判斷無誤。四、還要有高尚的品德，記載立論，有責任感，一文一字，均有益社會人羣。具有這四種才德，才是全才的記者，也可說是訓練記者的鵠的。

在海外從事新聞工作，是一項艱辛的任務，我於僑委會和師範大學合辦的「華僑新聞事業訓練班」上，曾提出三項意見，第一要弘揚中國傳統的文化，和現階段的基本國策，配合當地的政令環境，以促進兩國的邦交和友好關係。第二是要發揮新聞記者爲自由爲正義的奮鬥精神，加強反極權反奴役的鬥爭，團結海外僑胞和民主國家的力量，以爭取民主集團的勝利。第三是加強新聞紙的教育效能，以輔導僑民的教育。要辦到一張僑報就是僑民的社會課本。這些淺見是否對，今天我願借這個機會，向海外先進同業請教。

新聞教育在祖國是相當發達的，（各大學概況說明從略）每年投考新聞系的學生最多，成爲熱門的學系。我在各大學新聞系先後都兼了課，更歡迎同學們將來有機會到自由祖國來共同研究，以發展海外的新聞事業。

最後我要告訴大家，「新聞記者」是一種最自由、最辛苦也最快樂的職業。我是中國新聞教育初期的學生，出國學習也學這一門。新聞記者是我的本行，抗戰發生後爲保衛國家才投筆從戎，三十多年來在黨政軍擔任各種職務，最使我留戀的，還是「新聞記者」這一行。所以我們要有敬業樂業的專業精神，爲新聞史寫下卓越的一章，海外相相比美。（在越南新報新聞記者研究班講）